

魔窟大追杀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目

录

【 1 】 第一章 连续暗杀

【 26 】 第二章 踏上复仇之途

【 75 】 第三章 错乱的淫欲

【 119 】 第四章 饥饿之岛

【 150 】 第五章 断罪

【 194 】 第六章 生死搏斗

第一章 连续暗杀

—— 1 ——

八月初的一天中午，烈日当头，烘烤得大地像蒸笼一般闷热，一辆空载的出租汽车在阳光下急驰。开车的是老司机原田光政。他打算趁热赶回家喝点冷饮，睡个午觉。他已年近六旬，再像以前那样马不停蹄地整日奔波已颇感力不从心，况且，拼命操劳到这把年岁，儿女俱已成人，使他感到自豪，并开始自我珍重起来。

他的家位于新宿区边缘地带，虽不很宽敞，但房子是自己的，又紧靠新宿御苑，倒也算得环境幽雅。他有两个孩子，儿子义之毕业于帝国大学医学系，现在是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医生，女儿季美是短期大学毕业，在百货公司工作。这一切对他来说，晚年的家庭生活是美满惬意的。唯一使原田不如意的，是老伴在几年前患胃癌去世了。此外，有时常有一股思乡之情袭上心头，搅得他心中不安。

到家了。他把汽车锁进车库，然后，打开院门，顺手取下信箱里放着的一张明信片，一边浏览着寄信人的姓名住址，一边走进厨房，坐在餐桌前，匆匆扫了一遍明信片的正

文后，原田不由得呆愣了，喃喃低语道：

“武川惠吉……”

眼前浮现出了武川惠吉的面容。原田凝视着它，良久才醒过神来。他把明信片放在餐桌上，伸手从冰箱中取出一瓶桔子汁，倒进玻璃杯内，一口气喝了下去，这才觉得消了汗。尔后，他又拿起明信片仔细看了一遍。原来那是一张简易丧事通知。上面简短地写着：“七月二十八日，武川因车祸受伤，经送医院，虽一度康复在即，终因病情急剧恶化而亡故……”云云，并附带着感谢生前友情之类的客套话。

原田沉思良久，当他离座起身时，已经睡意全无。应该前去吊唁武川，为他祈祷。他们俩是多年故交，虽已数年没有谋面，但并非彼此间产生了隔阂而疏远起来。因为，有某种秘密经历把原田和武川，此外还有两人——住在北海道纹别市的北条正夫及大阪的关根广一——这四个人紧紧连在了一起。这一秘密经历，在四个人心底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，或者说，使他们共同背起了沉重的十字架，终生都无法解脱。即使彼此有意相互疏远，但只要他们还在世上，便无法挣脱这种把他们互相连在一起的无形桎梏。

武川惠吉的家住在练马区，驱车前往的途中，原田光政顺便买了吊唁用的插花。

武川家里悄无声息，他的三个孩子似乎都还未下班，只有武川的妻子久子一个人在家。

原田肃立在武川灵位前合掌致哀，嘴里含糊不清地致着悼词。大凡这种场合，一般人的悼词都不甚清晰，这一点儿倒很合原田的意。他这个人要说开车还可以，说到演说致词

可就逊色多了。

致哀完毕，正欲告辞，久子端来了茶点。相对落座后，她便讲起了丈夫亡故的经过。

车祸发生在七月十三日晚上十点多，武川下班回家的途中。当时，街上行人稀疏，一辆汽车突然从后面撞倒武川，随即逃之夭夭。武川很快被救护车送往附近一家医院抢救，经检查发现他左肩部被撞骨折，并可能伴有颅内出血。因该医院规模较小，无力确诊救治，于次日早晨又将武川转往位于涩谷的中央医疗中心继续抢救。在医疗中心经过手术，取出了颅内淤血，用夹板固定了肩部断骨。好在颅内淤血不多，手术进行得很顺利。十天之后，武川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。据负责医生讲，武川很快即可痊愈出院。但可能要留一点后遗症。——他得了逆行性健忘症，虽不甚严重，却失去了部分记忆。尤其奇怪的是，虽还记得家，却不认识家里人了。这可能是由于被汽车撞击引起脑震荡所致，或者是脑组织本身有了病变。

七月下旬，由院长亲自进行了详查。

院长名叫岛中常平，是帝国大学医学系的教授、日本医学界的权威。由他兼任院长的医疗中心设在一座豪华的大厦里。它一共占据了大厦七至十一楼五层楼面，与其说这里是医院，莫如说它更像是高级宾馆。这里是岛中派系的绝对天下，岛中常平一般每周只在这里应诊一次，该中心医疗费用非常昂贵，所以来这里就医者穷人极少。无钱无势的武川惠吉本来没资格在此住院，只因最初收治他的医院院长属于岛中派系，才破例收下了他。

岛中教授首先查看了武川转院后拍的X光片，仔细检查了武川脑组织病变与记忆功能丧失之间的关系，当天，又会同麻醉师一起做了麻醉分析——即一边往患者静脉中注射麻醉剂，一边探查其朦胧中的记忆，其原理与催眠疗法相似。运用该疗法，据说可解除患者精神方面的某种压抑，使其恢复记忆。

麻醉分析疗法结束后，经过启发诱导，武川终于恢复了记忆，神智清醒地认出了久子。但不知为什么，麻醉疗法结束后一回到单人病房，他就对来探视的妻子说要转院。

久子劝道：“这儿是超一流的医院，设备完善，院长又是帝大医学系的著名教授，为什么还要转院呢？”

“不，我讨厌这里。”武川执拗地说。

“为什么讨厌？”久子追问道。

“DAXIAO，很像DAXIAO……”武川瞪大眼睛盯着天花板，梦呓般地低声自语着。

“DAXIAO——？这是什么？”久子不解地问道。

武川只冷冷地看了久子一眼，便再也不肯开口了。

久子看到，丈夫的目光十分恐惧，戒心重重。久子不由得伤感起来：丈夫虽然从意识上识出了妻子，但昔日同甘共苦的感情已被完全遗忘了。不知道他嘀咕的“DAXIAO”是什么意思，但至少看得出，那是使武川十分恐惧的根源。然而，他竟不对自己这个当妻子的披露一点儿实情，甚至在他那冷漠的目光里，竟还带有疑惧她会泄密的神情。真是白白夫妻了一场。

第二天，久子被值班护士叫到了院长室。

“请坐”。岛中院长大约六十岁出头，身材魁梧，满面红润，目光炯炯有神。

相比之下，矮小的久子登时畏缩起来。

“遗憾得很……”岛中用粗短的手指挟起一支香烟说道。

“？”久子闻之愕然。

“情况有些不妙，你丈夫的伤势比预料的严重。由于车祸受到了撞击，引起了颅内出血，并且蜘蛛网膜及部分脑组织均有破损。糟糕的是，破损的脑组织会影响到整个大脑的功能……”

“您的意思是……？”久子可怜巴巴地望着岛中问道。

“很危险！”岛中有意避开久子的视线，“大概记忆丧失就是因为脑组织受伤引起的。以后还会产生各种幻觉和幻听。我将全力以赴，不过……”岛中停住话头，脸上现出没有把握的为难之色。

“那么说，我丈夫他……”久子呆住了。

“好了……”岛中站起身，意欲送客。

“等等！我丈夫昨天莫名其妙地念叨着‘DAXIAO，DAXIAO’，闹着要转院离开这儿。……”

“这是出现了幻觉所致，太太不必过虑。不过，你们真想转院治疗也可以。”

久子慌了：“不！大夫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！”她听得出，院长的口气顿时变得冷漠起来。

两三天之后，武川突然昏迷不醒，并且，从此再也没有恢复知觉，不久就死了。

“一个好端端的活人就这样说死就死了。”久子说着垂下了头。

“原来这样……”听完久子的一席话，原田变得面色苍白。对此他自己也很清楚。

——DAXIAO。

原田业已猜出了武川惠吉所说的“DAXIAO”的确切含意。——可是，这难道可能吗？

原田推翻了自己最初的推测。时至今日，怎么可能会……？一定是他因脑组织病变产生了幻觉，或是因麻醉分析勾起了他对遥远往事的记忆，其中的片断被他无意中说出了口。他之所以闹着要出院，是因为他分辨不清回忆与现实的差别，如果不是这样……

“人要是不走运真是祸不单行。不仅肇事的汽车司机没抓到，就在我们娘儿几个去医院向他爸的遗体告别的时候，偏偏家里又遭了贼，整个家里，箱子柜子给翻了个底朝天，简直像刮了一场台风……”

原田心不在焉地听着久子的悲叹，心中猛然升腾起一股难以抑制的强烈不安。

“丧事也通知了北海道北条和大阪的关根了吗？”告辞之前，原田问道。

“哦，都已经通知了。”

于是，原田光政便起身告辞了。

八月七日上午，原田光政在新宿一带串街揽客，无意中瞥见后排座位上有一张乘客丢下的报纸，这才想起早晨忘了看报，于是，他把车停在箱根公园附近，准备吃点东西，同时顺便浏览一下新闻。他拿出盒饭和女儿季美给准备的装着咖啡的暖水瓶，顺手拿起了报纸。他有个习惯，对社会版上专门统计交通事故的报道看得格外仔细。今天报上交通事故栏的下方，登了三则报道车祸死亡事故的短讯。原田看着看着，猛然惊呆了，连咖啡洒落在膝盖上弄湿了裤子也竟无察觉。吸引他的是发生在北海道纹别市的一起车祸。

死者姓名：北条正夫，55岁。事发后，肇事司机当即开车潜逃……云云。

“北条正夫……”原田自言自语着，骤然感到一股寒气袭上脊背，周身不禁打了个寒战。他慌忙环视了一下四周，旁边是一所教会幼儿园，一群孩子们正活泼地玩着，就在不远处，站着一个中年男人在直直地盯着孩子们。

原田浑身一震，慌慌张张地把咖啡扔到助手席上，发动起车子夺路就逃。车轮压飞了一块石头，弹进了路旁一户人家的篱笆墙内，不知是否正好打中了里边的狗，里边猛然传出一阵狗叫声。

从倒视镜里看去，刚才那个中年男人正无可奈何地目送着原田的车。

原田觉得恐怖极了，心里怦怦直跳，简直透不过气来。前方出现了几个行人扬手示意停车，但此时原田岂敢停留，他毫不迟疑地飞车而过，朝自己家的方向驰去。他本来一向遇事稳重，但现在却恨不得插翅飞到家里。

回到家后，他首先将门窗关得严严实实。然后给在帝大医院工作的儿子义之挂了电话。

“是义之吗？我是爸爸。”

“什么事啊？这么急。”父亲一向很少打电话来，义之感到有些惊奇。

“我要到北海道去一趟，估计得三四天才能回来，你告诉季美一声。”

“好吧。不过，您是去旅行吗？”

“傻瓜，我哪有那种闲情逸致啊！是纹别市的一位朋友死了。从这动身的话……啊，如果能赶上飞机就快多了。”

“是病死的吗？”

“像是被人开车撞死的。”

“是——吗！那么，请路上多多保重。”

“好吧。”原田放下耳机。

接着，他又挂电话向航空公司订了飞机票。

匆匆收拾好行装出了家门。这时原田又犹豫着停下了脚步。是否应该再和义之商量以后再决定此行呢？光政一向认为义之比自己这个只上过小学的爸爸强多了。即使再有钱，自己也不是上大学的材料。而儿子则天资聪明，不仅功课好，而且擅长体育，遇事敢作敢为。上高中时候就获得了柔道二段资格。上大学后他靠勤工俭学，进了航空俱乐部，

取得了小型飞机的驾驶执照。他还进过射击俱乐部，以优秀成绩入选国家射击队。只因所需花费太多，才不得不忍痛退出。总之，他各方面都明显超过了父亲。和他商量对策，也许能……想到这儿，原田猛然鼓起了强烈的求救欲望。但继而又打消了念头。——这不是和别人商量之事。而且，必须先彻底弄清北条正夫的死因是否有可疑之处。尽管是撞人逃跑事件，若纯属车祸，武川惠吉之死投下的阴影便可明确消除。

去羽田机场的路上，原田心中始终郁闷消沉。武川带着恐惧神情留下一句“DAXIAO”死了。之后刚几天，现在北条又死了。

——这些难道是偶然的巧合？

原田担心事并非偶然。他本能地想到：很可能是过去的魔影又出现了。如果真是如此，那么，袭击北条和武川的死神魔爪，早晚也会伸向自己。对此必须有所戒备。

次日下午，原田到达纹别。这是个海滨市镇，大街小巷似乎都浸透了刺鼻的鱼腥气，码头上停泊着十几艘即将出海模样的大轮船。海面上，一群群的海鸥在上下飞舞。以前原田光政曾受到邀请前来做客，但只到今天才初次登门。他知道北条正夫的家在港口附近，一打听很快就找到了。这是一条南北大街，进去一看，北条家里正在举行焚香仪式。于是，原田挤进烧香的人群中静候着。

焚香完毕，原田上前对一位年青的主持人要求会见死者遗属。不一会儿，出来一位年青小伙子，自称是北条的长子，名叫辰夫。他的皮肤晒得黑亮，散发着海水和鱼腥气味。据

说北条正夫干的是捕鱼业，看样子辰夫是子承父业了。

“看到报载就劳您专程从东京赶来，真是过意不去。”

原田的到来使辰夫十分惊讶。

“和你父亲虽不常见面，但我们很早以前就是好朋友了……”

“家父也常提起您。”

“我并不要多打扰。已经为令尊祈祷过了，等葬礼一结束我就打算告辞。不过，告辞之前，能告诉我有关车祸的详情吗？”

“没有特别的背景，那是前天晚上，家父从工会开会回来，可能是多喝了两杯酒，就在附近的国家公路上被车撞倒了……”

辰夫像是强忍悲愤，停顿了一下又说：“送进医院后马上动了手术，可是因内脏破裂，伤势过重，昏迷了四个小时之后，一句话没说便咽气了……”

辰夫的声音哽咽了。

“真不幸。”原田深深鞠了一躬，“抓住肇事司机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辰夫摇摇头：“尽管警察立刻封锁了道路……”

曾有人目击了车祸，经他报警，警察十分钟后封锁了从南到北的所有路口。肇事汽车是沿着238号国家公路向北逃跑的。十分钟之内还到不了邻近的沙留，附近又和市中心不同，没有拐向旁边的岔路，所以，按说犯人应该还在包围圈内，已成了瓮中之鳖。然而，封锁地段内却始终未发现肇事

汽车。

次日清早，在纹别郊外的农田里发现了肇事汽车。不久就查明车主是本地人，说车系被人盗用。

根据警方的推测，这是一桩伪装成车祸的蓄意谋杀案。凶手先偷了汽车，轧死北条正夫之后，逃跑至郊外即把车猛开进农田里，然后若无其事地步行潜回市内。当然，也不能完全排除车祸的可能性——犯人本想偷车后远走高飞，不料途中轧死了人，只好弃车逃回。

“警察正在调查是否仇杀。”

“令尊有仇人吗？”

“哪儿会呢？！父亲老实了一辈子，树叶掉了都怕打破头。”

“的确是啊！”

说到这儿，原田不知该再问什么好，已经无需多问了。

“说来真是霉气缠身。父亲咽气后，我们回家一看，竟然又遭了贼，屋里被翻了个底朝天。真是祸不单行啊！”辰夫仿佛自嘲似地说。

“真是不幸之至。”原田又鞠了一躬，告辞出来。

离举行葬礼还有一段时间，原田信步来到码头。他俯身靠在岸堤上，放眼远眺。

——北条被人暗杀了。

对此，原田已确信不疑。他和武川之死有共同之处，都是家人们聚集在医院时，被人潜入家中乱翻一气。这绝不可能是一般的车祸，若只是武川一人遭此不幸，倒可能事出偶然，现在连北条也是如此结局，看来事情绝非巧合。

原田将阴沉的目光转向海面，他好像觉得水天一色，融为一体，海面上漂满了死亡，它正像翻卷的黑云一样铺天盖地而来，即将淹没自己，还有大阪的关根……

——凶手在搜寻什么呢？

他们是否在寻找书信、明信片或是通讯录之类的东西呢？原田推测：他们先杀了武川，搜查了他的家，结果发现了北条的住址。这一次从北条家里将会翻出谁的住址呢？原田开始极力回忆自己是否与北条通过信。记忆中近两三年只给他寄过贺年片。对贺年片原田向来是出了正月就烧掉，不过久保留。可是也有人爱长久保存着。如果北条一家也有这种习惯的话，那么，原田现在可能已被置于凶手的枪口之下了。啊，不！即使没有贺年片也一样。他们四人彼此都互相签有通讯录，通信时就是按通讯录书写地址的。所以，即使没找出贺年片或邮包之类，只要找到通讯录，就一目了然了。照此推算，凶手在武川家找出了四个人的通讯录，已经掌握原田的住址。可是，为什么一直还没来杀他？

也许，由于某种原因，凶手先朝北条下了手？

3

在羽田机场降落后，原田光政没有回家，又改乘了飞往大阪的飞机。起飞后，他的耳边又响起了关根广一的爽朗声音。那还是在纹别旅馆时，原田挂了电话，简要告诉了他有关武川和北条被杀的消息，希望和他面谈，商量对策。当时，

关根笑着问道：“别是开玩笑吧？”

“怎么会开这种玩笑呢？！”原田严肃地说。

关根听后稍显沉吟：“若真是当年的魔影再现就糟了，但愿是偶然的巧合。啊，这样吧，我到伊丹机场去接你，见面后再详谈吧！”他豪爽地笑着，挂断了电话。

这笑声久久地萦绕在原田身边，使他心宽了不少。

关根在生野区经营汽车运输业，已然颇具规模，在朋友四人当中，他是最出类拔萃的，性情豪爽磊落，遇事有主见。原田觉得：只要和关根取得联系，商量了对策，便可逢凶化吉。即使武川、北条二人确是被当年恶魔所杀，只要关根肯帮助自己，总不会束手无策。自己一人势单力薄，孤军奋战的确难免遇害。若和关根抱成一团，协同一致，敌人就难以下毒手了。退一步讲，自己还可以协助关根搞运输事业。

——岂能束手待毙？

目前的处境碍难公开，但原田手中也有致敌于死的秘密武器。使用得当便可查明凶手的真面目，给予回击。但可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秘密武器，稍有差池便将丧命黄泉。

飞机在下午姗姗抵达伊丹机场。

原田是初次来这里，会面地点是关根指定的：先在休息厅，如果拥挤就改在前厅。但是两处都未找到关根。原田决定暂在前厅静候。

原田不太清楚大阪的交通情况，但估计和东京大致相仿。关根多半是坐汽车来机场。如果遇上交通堵塞，耽搁个三十来分钟也是可能的。

十分钟、二十分钟过去了……

原田不安起来。难道关根不来了？朋友四人中，只有关根一人是个商人，也许他根本就无意接待一个认定昔日恶魔重现的穷朋友的来访。他这个人从不信邪，不会相信恶魔复出之说。即便是面临危险，他也可能不屑和毫无用处的原田结伙，同舟共济吧？

想到这些，原田大为沮丧。十有八九，事情准是那么回事儿。自己被彻底抛弃了。尽管如此，原田还是耐心等待着。半小时，五十分钟……

彻底绝望了。原田来到售票处一问，开往东京的班机已全部满员。这样，就只能坐出租汽车到大阪市里乘新干线返京。

原田步出候机厅，感到分外孤独。在飞机上还曾幻想过如何和关根一起反击敌人。如今竟被最重要的朋友关根如此冷落，施以闭门羹。原田的斗争信念顷刻间便冰消瓦解了。

到了出租汽车站后，原田又犹豫着折回到了前厅。他思量着，无论如何打个电话直接问问再说吧。也许关根是突然有事来不了，正焦急地等着自己给他去电话呢！如果他接了电话，仍是嘻皮笑脸地漫不经心，再挂断电话拂手离去也不晚。

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小伙子：“喂！您找关根？这……”接着，话筒里传出了隐隐约约的嘀咕声，一会儿，换了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：“喂！我是管事的，您是哪位？”

“我是东京来的原田，和关根约好要在伊丹机场见面，正在这儿等他呢？”

“是吗？！对不起，那真太让您受累了。实话说，昨天

夜里关根突然死了。”

“什，什，什——么？！……”

原田只觉一股热血直冲脑门，眼前金花飞舞，话也说不成句，颓然倚在电话亭墙上。

“难怪您吃惊，事情确实来得突然。昨晚九点左右，他去附近的酒店喝酒去了，一夜未归。今天清早大家分头一找，结果在附近的河湾里发现了他的尸体……。”

“警、警察方面呢？”

“警方正在进行调查。他脑后有外伤，还不知究竟是因醉酒而落水还是受到袭击后被抛入河中……。”

“谢、谢、谢谢！”原田驴唇不对马嘴地应着挂上了电话机。提着带给关根的北海道特产出了电话亭。突然，他看见数米外的柱子旁边站着一个中年男人，正冷冰冰地盯着他。那人身体瘦猴，其貌不扬，浑身透着一股阴气，活像阴间的催命小鬼。

原田不由得惊叫一声，扔掉手中的礼品拔腿就跑，但两腿发软，一下子倒在地上。他弄不清自己是否大声喊出了声，只顾本能地往前连滚带爬，慌乱中回头一看，那男人仍在冷冷地睥睨着他，脸上毫无表情。

——4——

大门上的蜂鸣器响了。

“一定是爸爸回来了。”妹妹季美飞快地站起身跑去开